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陳文卷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陵 四

爲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淵明頓首頓首、軒轅旣作、遇近尤之兵、顓頊爲君、阻共工之亂、雖復搖山蕩谷、驅電乘雷、殘厥兇渠、曾靡遺孽、未有時當至治、世在欽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大梁開金繩之寶牒、紐玉鏡之珍符、功烈與造化相侔、德施與風雲俱遠、戴日戴斗、何向不賓、太平之基、無思無屆、逆賊侯景殲亂本朝、釁重聰福、凶踰羿浞、後主妖經地緯、義冠人靈、驅馭熊羆、遂翦勅盜、少康祀夏、何可對揚、太戊興殷、彌無等級、不圖天未悔禍、喪亂薦臻、羌賊憑陵、侵蕩荆漢、乘輿幽辱、旣陷兇徒、黎獻崩騰、莫不淪沒、故曰哀窮兆庶、痛極蒼旻者也、夫諸侯釋位、寧非禍亂之朝、宗子維城、本濟殷憂之日、武

皇遺胤皆陷虜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辛  
癸之朝容身靡託追惟先業大庇生民既雪伯升之怨仍紹桓王  
之霸孤二三昆季情禮獲申等傾藩枝偏承皇德近歲彭都之役  
得備戎昭鞍甲之勞庶訓天寵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凶狡猶  
存何所逃責固曰提戈負劍臥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讎恥大齊  
德竝天地明符日月隆禮詔俗張樂被民義感華夷仁侔造化玉  
羊銀甕嘉瑞必彰澤馬山車禎符總集若夫中原猛士本自無窮  
沙塞精兵斯何有量是曰家國之富文景所未備兵馬之強秦漢  
所未敵但親鄰之道既篤夙私明發之懷彌敦先好曰爲興亡繼  
絕聖典通規爰命無庸嗣守社稷既方憑大國庶討仇讎恩喻難  
遠諸懷慙哽公體茲懋德毗奉中興歸自番禺志在討亂至于雲  
行電逝谷靜山空扼鵠尾而定王畿登牛頭而埽天闕漸臺僞帥  
將傳首于帝京鄒瑒元兇皆橫屍于軍市高庸茂烈振古希儔承

此欣然深所嘉歎今者殷憂未已禍難相尋宗社無依與主宜立  
夙承所眷尚在冲年王室猶難何日康濟董侯幼弱終覆漢朝馬  
業童蒙仍傾晉室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龜兆也孤過荷恩靈  
傾奉帷幄黃河白日亟降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當小國之  
禮無失敬恭闔境人民俱勞寤寐方窮人爵之重已報非常之功  
惠覽今書希能畱意也上黨王文高劉德武冠曹彰爰降宗英遠  
干將送裴侍中英起贊奉師德俱事戎間月壘連營雲旗蔽野同  
集江淮翼我歸旆湛海珍等竝前朝舊將夙著勳庸江左氛妖投  
身齊國今者皆蒙恩獎竝在戎行歸附明公共翦讎難去月將晦  
便居壽春已具舟艫將臨巢浦若公爲內主方同國子之勲余已  
定家得免賦孫之歎豈不功名富貴共保無疆前望鄉關唯增號  
哭蕭淵明頓首頓首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七  
爲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

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已增慨昔桓公始反管仲親射其車重耳初還呂卻終焚其室頃家國多患頻遭閔凶前事不忘便爲龜兆所目皇齊大德禮秩兼常威武紛紜洪恩汪濊況復旌旗照日鼓吹從風文物俱華羽衛相鬱書契已來斯未有也卿天監之始門官有成承聖之初身名俱泰正應勤王效命訓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三靈之寵何有方規異志苟樹童蒙阻地險于長川忘天討之應及孤昔忝蕃維非無遊士平原之館乃乏如鍾田文之家差有彈鋏雖復李廣麾下莫不封侯衛青故人多懷彼此豈可文辭簡略禮等平交披封仲紙益多歎異相鼠無儀表詩人之作茅鴟刺傲彰魯史之文徇昔相期不應如此眾軍卽便頓江關相見在近不復多及諸淵明頓首頓首

文苑英華六  
百七十七

代梁貞陽侯與荀昂兄弟書

張佛奴至未枉還告但已勞悒夫興亡繼絕往帝之通規分災卹

思聖王之恆典。自敦龐既散。詐僞萌生。時託親鄰。信有澆隱。大齊  
道冠三皇。風高九代。仁信之本。闕于至誠。言與之恩。由于孝德。孤  
謬蒙殊獎。還嗣本朝。敕諭分明。言誓殊重。若使邦家克定。境內無  
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舞章禮數。莫不優  
華。斯乃不世之殊恩。寧是悠常之恆事。王太尉勳踰呂望。德冠伊  
衡。凡厥英謀。算靡遺策。豈容當涵天之巨寇。違大國之隆恩。計彼  
賢明。必當不爾。卿維兄及弟。莫非雄才。江外風塵。不染兜寇。賈氏  
三虎。豈獨貴于前脩。荀家八龍。信服在于今日。近者州司不道。或  
致流言。朝聽矜明。已如前及。想謀元宰。善保良圖。南道主人。已相  
付也。見所荅東海徐湛書。粗具來意。昔桓憑甚眾。文用秦政。是假  
鄰國之威。已備非常之變。若使江東宰匠。具領齊恩。時命封疆。遠  
相迎接。故當攜諸舊隸。率我賓遊。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  
自合水而浮舟。齊師言歸。指滄江而迴旆。如其彼相。未悟良機。將

恐戎麾遂踐京邑。若其求成取敗。豈謂和風龍馬雲旗。差不相涉。  
一二復令張佛奴口具相見在近。此不多及。蕭淵明疏。文苑英華六百八十一

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迴環。猶陰陽之報復。近者數鍾  
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卽是高祖武皇帝之孫世祖  
孝皇帝之子。重光累聖。膺國承家。天下生民。孰不歸德。賊勃不涯。  
疏賊希纂帝圖。信是奸兇。階茲禍亂。自王宮再淪于醜逆。虜馬四  
飲于江海。社稷怙危。變興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強兵。高視超超。  
坐觀成敗。旣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翻盡凶圖。更謀神鼎。且其兵  
馬之任。資于長昆。方收之權。由于承聖。操兄戈而斬姪。藉國寵而  
弑君。不忠不義。莫斯爲甚。比春初。便遣大都督歐陽顓。撫城主傅  
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吾奉承朝算。指畫戎略。樊滕耿賈。戮力

爭驅天地靈祇水陸開道獲傳泰不勞于一箭擒歐陽無待于尺  
兵僞黨皆俘連城盡拔所收軍資不可稱算去月十六日德州刺  
史陳法武等願憤迴戈仍梟兇豎一夫挺劍傳首上京萬里澄清  
人神慶躍彼豪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歎  
豈可爲懷今王道平夷理增懼悚朱明戒飭比復何如軍主平安  
境內清謐吾已庸薄叨秉國鈞恆務牽纏諸有勞獎自天數云石  
朝禍薦臻東首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王宣力皇家靡  
有盜賊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得江左始則杜龕元惡  
張彪不恭據有秦稽連蹤巨震隨機計掩觸向平夷叛臣任約徐  
嗣徽等屢引齊虜前年末旣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爲戎戍賴貔貅  
騁力衛霍同心殲厥胡夷不日清殄去年將夏傾國大來鐵騎八  
千許匹甲士二十餘萬胡塵飛于北闕虜鼓震于南宮躬率偏裨  
聊與挑戰虜便土崩瓦解投險赴坑大小皆擒鯨鯢盡戮三江之



上塞水無流千里之閒伏屍相枕生獲大都督蕭軌裴英起東方  
 老李希光王敬寶等虜中驍將唯此數人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  
 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子遺遠邇敬欣華夷怖懼如聞彼虜稍是  
 危亡尋命熊罷欲就征討方可已雷行趙魏電埽幽并混一車書  
 勢在朝暮而侯瑱跋扈江州公私阻絕卽平北賊仍事南征肉袒  
 面縛歸首闕庭卽爲申聞優其禮秩台儀不貶位遇兼常今所擒  
 歐陽顥傅泰等莫不弘宥政爾授其兵馬處曰榮祿坦然遊狎無  
 介懷抱年號武平國卽清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緣王事遊  
 踐貴鄉日想山川依然舊識吾旣忝荷明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  
 之柄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誠爲衣繡故人不見還同宵錦天  
 涯藐藐地角悠悠言面無由但已情企今者王猷帝載化被無垠  
 浮海梯山罔不咸格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崖穴巨圖爭趨金馬君  
 之才具信美登朝如戀本鄉不能遊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爲

申聞各處榮祿深加將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等使彼指此不多

陳諱白

文苑英華六  
百八十二

武皇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籍甚英風常懷眷屬封疆有限寤寐增勞辱此月九日告深慰情  
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戎帳艱辛無乃爲弊吾已庸薄謬膺台鉉  
既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主責成之寄政已皇齊大德世紹和  
風方籍威靈庶平讎恥提攜小國願預藩臣還詔哀矜許垂容納  
奉敕須質便遣入朝部下諸將哀吾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悵立  
志立義無負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並依敕旨馳遣滌  
江主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等至和州與司馬行嘉  
共爲盟誓而蕭軌等使信叛亡苟相陵易鬱從東道馳至北郊既  
逼宮闈無容靜默兩兩相對俱有損傷便聞人馬因此奔散且置  
兵之地溝壑且多退兵之時投赴相積近遣張都來此具是行人

所見但廣陵建業、纔隔一江、戰場去岸不盈五里、軍人退散、理反鄉家、緣岸村人復有舟楫、且蘆簾荻筏、竟浦浮江、千百爲羣、前後相繼、吾又勒兵案甲、不聽討捕、若無恐懼、並應安達、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殂、差非吾過、如其枉理、必是興軍、見伐于有道之人、加兵于無罪之國、若彼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山川社稷、察其怨語、寧容相祐、辱告承上黨殿下及匹畧領軍、應來江右、師出無名、此是和義、小之事大、差無違禮、彼之陵我、自是乖言、立天所伐、匹馬無違、翻見怨尤、一何非理、若彼鬼神有知、寧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歟、去歲柳達摩等石頭天井連月亢陽、三子纔降、連冬大雪、黃袍盡沒、白帳皆浮、旣因之曰泥塗、兼加之曰疾疫、蕭裴旣退、雲霧便除、從爾已來、稍成災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承、天道不言、不容都滅、長江渺渺、巨浪湯湯、如鬪艦舟師、詎有深利、近梁山之戰、卽是前車、蕪湖之役、可爲明鏡、昔晉侯不能乘鄭

馬趙將不能用楚兵一非水土難爲勝力揚州卑溼厥土塗泥如遇秋霖杳同江漢假令蚩尤重出白起還生控代馬而陵波躡胡靴而渝水終難逞效詎有成功六州勇士雖有百萬十姓豪傑徒勞千億不能爲患斷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識于干戈時無聞于桴鼓故得兇人侯景濟我橫江天步中危實由忘戰自亂離已久人解用兵女子無愧于韓彭童兒不殊于衛霍吳鉤甚利蜀甲殊輕梨動風霜弩穿金石高樓大艦慨日陵雲叱咤而起風雷吹噓如倒山嶽侯車騎國家重將分陝上流近隔日邊塵時虧表疏王途旣泰貢賦相望尋令子弟侍奉京邑蕭太保龍驤于賁海王儀同虎視于洞庭若望高峯便當投袂何則凡諸將帥各護家鄉非直吾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裴行臺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庸蜀氏羌之兵烏九百虜之騎曰此眾戰誰能禦之何爲比吾陪薄相懸何

惡諸君身名俱滅來告曰細柳之軍踰于灞上吾恐今之趙括不  
及廉頗也近張舍人至始奉嚴敕朝廷遣劉叔經仍往啟聞願達  
丹誠用停王赫伏計天慈理當懸照此身日月所鑒天地所明豈  
敢虛言欺望宸極足下既未知始末容有疑怪大軍多士希惠矜  
弘量非此失時騰表疏幸停師旅已存盟信庶其小國永申藩禮  
天心無爽邇遐一同投筆慷慨不復多白陳諱頓首

文苑英華六百八十二

爲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革吳唯農遷虞斯夏莫不三靈所佑五運相  
推梁德不造固天攸棄雖復東漢之末區宇沸騰西晉之亡生民  
蕩覆未足已方其禍亂譬彼虔劉者也吾謬已庸薄屬當興運自  
昔登庸清諸百越徐聞浪泊靡不征行銀洞珠宮所在清乂自還  
麾南極伐逆東都宣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延梁社十翦強寇黃帝  
與蚩尤七十戰魏祖在軍中三十年方厥劬勞未爲勤苦加已百

神所感明靈應期萬里徂征虬龍表瑞于是中軍勇銳上將橫行  
承此休符遂興王業梁氏曰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風推其  
鼎命吾驚惶三讓拜于陳辭盈延公卿稽顙敦信眷言潁水徒抱  
素心尚想汾陽無因高蹈猥冒庸簿遂膺天寵去月乙亥昇禮大  
壇言念迂迴但有慚愧昔賓門之始境外無交雖遣行人未申嘉  
好今上天有命光膺寶祿永興周室方同斷金我運惟新宜脩朝  
聘今遣侍中都官尚書周弘正銜使長安故指有白陳某白

文苑英華  
六百六十七

爲陳武帝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鄰睦況周陳款好一紀于茲  
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敷邊吏拾橡之尤想應無忽梁  
氏曰漸水東爲安湘小郡宜立巴州多歷年所此于荆郢本包分  
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啟稱蕭歸忽遣杜元茂神僧訓等將率人馬

踰澗潰涉澌、便置城陞、謀爲侵軼、適荷鄰德、合州見還、不容今眷、  
仍縱蕭氏、元舉累移論及翻相河漢、更往研問、便聘鋒鏑、彼軍人  
恃勇、遂致俘擒、聞此紛紜、甚已驚歎、其商奄餘孽、才力甚微、爲累  
邊城、良憑大國、但情均忌器、不可加兵、便敕軍司、曰禮相放、且前  
歲所大疆城、本曰南平等五郡、輸薦貴朝、至如安湘、旣屬巴郡、幸  
承鄰惠、無候涉言、放下漸東、唯如澧北、政是標其大槓、屬荊州之  
界耳、彼此方申分好、義絕規圖、所貴唯和、所重唯信、夫曰南平等  
郡、地曠民豐、雲夢之田、楚王爲寶、吳當勁蜀、晉拒強秦、資彼山川、  
並爲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歲、並貢周朝、今者和  
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益兼葭之地哉、幸非竊疾、相見  
鑒容、江陵小寇、旣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人宇文  
平口具、其懷耿耿、故此相白、陳諱頓首、

文苑英華六  
百八十二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主杜子暉  
中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省告具懷大聖君明辟司御兆民則  
天象地佇育黔首故張旆以往拭玉而來同在蒼生恢宏文武雖  
毀戈鑄戟未擬上皇散馬休牛載懷偃伯非期與睦忽爽和風奚  
用殲師信由天討追尋姦妖歎想兼懷言觀今書甫承家難知曰  
冢卿執政擅同淵藪令升當朝安專征伐無君之譴俾墜其師無  
將之誅已從司寇刑名既肅國步還康希篤親鄰敬開衷款苦二  
境交歡俱饗多福八荒期乂良副所懷今遣其位某甲等使不復  
多述陳某頓首

文苑英華六  
百八十六

### 荅周處士書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得肆  
閑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  
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執雖復考盤在阿不爲獨宿詎勞金液



唯飲玉泉比夫煮石紛紛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眞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師總斯祕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虚心版築尚想巨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曰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聘蜡蛭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旣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攜抱甕兄之幽貞若其盤坯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況乎龔士夔龍羶臊名器已行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曰多感何則潁陽巢父不曾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于矛楯也唯避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君白

文苑英華  
口口口

君自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兇唯有歐紇南通交愛北據  
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洞百越之費不供王府萬里之民不由國  
家明公受賑嚴冬持兵抄歲間冰踐露霜火宵行便屬全淮乃其  
神速未聘三略非勞六奇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永定  
已來所隔疆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捷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  
英力漢之馬援不能爲擬吳之步騭故是相懸況孫處宗之叛徒  
正槌盪主耳公私慶快豈可而言且僕一子屯窮妖徒所制五嶺  
遐邇存亡不測玄懷飲淚破膽復全蒙荷英恩保其身命餘年仰  
戴何力能勝今遣主師某馳往稱慶徐君呈

文苑英華六  
百八十二

與顧記室書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隸殿下殊恩遠垂薦拔故常戰戰慄慄甘心  
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近者既居臺轄唯務奉公去年正月十  
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既集丞郎肅然忽有陳慶之兒陳暄者喟

簪釘額、條布裹頭、虜袍通踝、胡靴至膝、直來郎座、遍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詠、吾卽呼舍吏責列、不荅而走、反爲憾恚、妄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旨書、便見誣誣、聖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云吾取徐樞爲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爲信言、致成囹圄、此事冤枉、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爲錢四萬、任人市估、文券歷然、不蒙申理、見枉虛巧、一者樞是故少府卿鱗之子、鱗殞身侯景之役、又爲西臺所貶、兗州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魏晉之前、如爲人遠、宋齊已降、其例甚多、如徐愛阮佃夫之子、可不得郎官邪、紀文卿公向璉皆爲列棘、豈冗雜曹郎乎、三者樞入身梁朝、解褐岳陽王少府墨曹、承聖時爲故敬帝、晉安王、諷所、文墨具存、陝西官爵、乃多浮濫、更補臺郎、不爲勝擢、未知何忽推宅貨官、四者徐領軍節度、自敗樞爲郎、敕付選序、吾既不敗據、又不爲選職、所可相關、止是得中侯相聞、爲呈啟而已、曰此見罪、一何冤濫、吾昔在

承華是弟所悉行年六十無復僣倖非意餘生忽此誣譖堯有驚  
于讒說孔將惑于拾塵雖復聖主機明不能悉照股下德高兩獻  
風美二南億兆歸心衣冠有託久願通啟披訴聖明伏見軍戎多  
務所已不敢祈旨弟與吾遊眷亟迴星紀故人如此寧不矜歎邪  
侍言有便云何且爲啟聞一蒙神鑒照其枉直方歿幽泉無恨灰  
壤伏觀謁帝承明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前濯則殿下前時澤  
澤匪復偏私遂吳良延薦之恩無王丹所舉之謬吾得方辭武騎  
永附梁賓雖魏家丞庶呈秋實緣弟深眷故此敬憑干謁非宜益  
懷悚慙徐陵白

荅諸求官人書

自古有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冑逐其少多量  
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  
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

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相祿。況復皇朝官爵，理係  
立天。內典謂之爲業，外書稱之爲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  
鬼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剋身。所望積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  
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爲驛馬邪？若見問尚書，何  
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荅云：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言應  
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何已相荅邪？若朝散之  
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爲爾。若涉大位，  
清官悉由立命。夫人君賓用，竝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世豈無運  
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立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  
目色。范曄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  
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剽敗。爾時喪亂，無  
復興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之時，聖朝草創，  
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兼已府庫空。

虛賞賜懸乏、白銀之寶、難得、黃紙之板、易營、權已官階、代于錢絹、  
義存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勳、非地非才、託節將而求官、因  
時人已買位、賣官既賤、皆爲清顯、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  
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  
禮樂、日富年華、主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畏  
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邪、  
陳書南史作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 凡人所已稱屈滯者、身已不無才能、官又不  
及父祖、既是明時、可已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  
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  
所拔、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  
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邪、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諸  
賢爲眞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  
衡流、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

相荅通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君白

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七又陳書徐陵傳南

史徐陵傳  
並有刪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傑校刊

全陳文卷九終

全陳文卷十

烏程嚴

徐陵 五

荅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

其人梁未人北齊

恩報近歲奉使來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并惠弓明鏡亟離寒暑  
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鸞言慰相思反增離眷劉傳三常侍還又  
承書札銀鈎甚麗玉疏依然開封伸紙破愁爲笑素秋乃屆溽暑  
稍闌體中何如善保元吉荻臺之壁少海之珠何必鄉里所在爲  
貴卿託身大國旣已積年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交辟三命清  
宦兩宮何乃闕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崦嵫已迫朽老之疾隨  
年而甚徒懷北邙之切未遂東都之期牽役承閒但有衰頓賢從  
君政佐佑興基中舍譙殿中竝休宜自別有書問來告訪吾文章  
吾自歸來鄉國亟徙炎涼牽課疲朽不無辭製而應物隨時未曾



編錄既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相繼、別簡知音、但既乏新聲、全同古樂、正恐多慙于協律、致睡于文侯耳、燕南趙北、地角天涯、言接末由、但已潛歛善、敬德中郎、竝北境之良選、皇華之上求、若可輒軒、別當委白、君問、文苑英華六  
百七十八

與李邢書

籍甚清微、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像于經星、顧望風流、長安遠于期日、青要戒節、白露爲霜、君子惟宜、福履多愈、雍容廊廟、獻納便繁、畱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縉、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臥病漳水之濱、迫日崦嵫、難爲泛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觀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荆、常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纔南、入重陽閣、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竝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晦靈、松竹參差、若

見三峻之峯、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  
華儼、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  
歎茲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  
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  
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宜陽之作、特  
會幽衿、所觀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但耆聞遠嶽、檀特高峯、開  
士羅浮、康公懸壺、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省覽循環、用忘飢渴、  
握之不置、恆如趙璧、翫之不足、同于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  
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填、無異華陰  
之市、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不己好龍無  
別、木雁可嗤、載望瓊瑤、因乏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  
但聞爰繫、徐陵頓首、文苑英華六  
百七十九

荅李暉之書

近謬枉清音、無申窮眷、忽辱來告、文製兼美、君山西盛族、素挺風流、河北辭林、本所嗟賞、子桓虛座、寧不敬期、伯喈倒屣、固已相屬、一日復其草土、思樊衣裾、披素清顏、但覺形穢、公輔之量、不負高名、王佐之才、信表天骨、孺子之榻、雖其可懸、仲康之車、彌軫恆眷、孤子皆緣素乏、叨簞皇華、今日形容、無關天壤、殘光炯炯、慮在昏明、餘悉綿綿、待盡鐘鼎、安可已樹揚名士、遊處盛賓、來喻泰高、如爲善謔、文豔質寡、何伯上林、華而不實、將同桂樹、但忘年之款、昔有張裴、鄰國之交、非無嬰札、儻哀貽可悅、寶益非疑、方願投袂、庶比傾蓋、頃陳陽之疾、歲月曾深、羊祜之疴、秋冬彌劇、且年光遁盡、觸面崩心、扶力含毫、諸不申具、孤子徐陵頓首白、

文苑英華六  
百七十九

報尹義尚書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目懸河陽、追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與金鳳而俱飛、北使還、辱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言敘、循還巧製、欣慰

良深河朔年芳。雖當淹晚。白溝浼浼春流已清。紫陌依依長楊稍  
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第三秦世胃。六輔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開  
遠。谷永之筆。無慙古人。蓋延之功。高視前彥。而淹畱趙魏。亟歷寒  
暄。企望鄉關。理當悲切。聖朝欽明。纂厥大拯生民。戮五海之奔鯨。  
殲中原之封豕。晉君之說。長安遠于日邊。揚雄有言。交州在于天  
際。則輸縣王府。屈膝開門。川洞酋豪。強梁溟海。神兵一指。率土咸  
康。方當偃伯于靈臺。韜戈于武庫。變大風于五禮。驅蒸民于昌辰。  
物色英聲。搜揚俊傑。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巖穴丘園。爭趨金馬。而  
弟畱連河北。義等周南。懷此殊才。實可傷歎。吾曉嵒旣暮。容髮皤  
然。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家國安危。賓禮升降。  
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館于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歸  
雁銜蘆。多經寒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握翫來書。彌其承臉。夫已  
擁腫之木。得免因于不才。齷齪之牛。自保由其無用。已余鄙陋。未

友龔生、惟歎吾賢不同、遽瑗耳。夫推溝拯溺、每切皇衷、逸翮飄鱗、見優機覽、所已降尺一之書、馳輜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難請、言尋雅告、所及縲囚、便訪鴻臚、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有邊俘、前歲中流、是維同惡、燕禽望闕、冀馬臨江、裁頓雲羅、自投天網、京觀之塚、宜彰武功、周醜之門、方申明罰、而聖朝好生惡殺、收雷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恩澤從容、無異荀罃之禮、方之于弟、況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帛、處彼高閭、庭奏歌鍾、座延僑肸、賓客之敘、方于阼階、田獵之禽、同于君膳、正已鄉關、阻亂致爾拘畱、家國隆平、義應旋反、況復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迴、豈云鄰睦、弟遂鍾儀之操、對此皇華、高厚之詩、一何非類、關徐廉樂之況、三戰七擒之言、此日借子之不、攻子之室、彼之使客、猶尚不還、此于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與大弟同年而語、吾木自凡流、已復衰老、稍近東岱、不奢擊壤、

之年唯欣堯俗若耶之復長保安臥時思之不棄忝亞宗卿非得  
侵官天辰但當令芄芄在詠濟濟盈朝才冠卿雲智同荀郭文辭  
富于江海高論泊于雲霄趨走丹墀之門侍奉清規之內弟來款  
言至欲附祈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使口口良有猶希贈鯉之  
書郵驛方通復行飛鴈之信執筆潸然不知何向

文類聚卷二  
十有刪節

薦陸瓊于安成王

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

南史作  
識具

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

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

陳書陸瓊傳高宗  
為司徒妙簡僚佐

吏部尚書徐陵  
薦瓊于高宗

與釋智顗書

陵和南昨豫沈儀同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眾咸歸伏然正法  
炬朗諸未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

釋

起字二號國

情百錄二

又書

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敷具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用慰積歲  
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百康勝山中春夏無遺障惱耳遲復存旨  
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聾闇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  
歲第六兒夭喪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頻歲如  
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敬重璪公  
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同上

又書

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多諮唯遲  
拔公廷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數無盡隨喜無量此  
不委諮弟子徐陵和南

同上

五願上智者大師書

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冀願力莊嚴一願  
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途三願卽還人中不高不下處  
託生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侶憑此誓心已  
策西暮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

同上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竊聞出家閒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于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  
自世間共見嘗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緇衣之務此爲目下之英  
奇非久長之深計何已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  
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與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疏夫  
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必乎逆耳倚見其僻是已不忍不言且三  
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之功深爲可惜敬度高懷  
未解深意將非帷帳之策欲集劉侯形類臥龍擬求葛氏黃石兵  
法寧可再逢三顧茅廬無由兩遇封爵五等惟見不逢中間外門



難朱易白、鳴笛鳳管、非有或聞、儻女歌姬、空勞反翫、覓之者等若  
牛毛、得之者譬猶鱗角、已此之外、何所窺竄、法師今若迴轉、未必  
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  
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無爲自在、其利一也、  
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芻摩之衣、朝  
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游、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  
任重、居必方城、白壁朱門、理然致敬、夜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  
詩、論情頓足、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橋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  
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求及其利四  
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  
強弱之下、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價、猶勝在  
俗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情、使勝灼然矯俗、  
如斯煩惱、萬倍勝于白衣、一入愛河、永沈無出、其利六也、聽鐘磬

而致敬尋香。觀已生心。初觀尊儀。暮披寶軸。剎那之善。遂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遠近低頭。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閒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漱流。實爲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稀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還心于理。邀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摘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曰爲愆。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楫。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羣品。爲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闡黎和尚。書輒致敬和尚。遠近嗟咏。貴賤顛仰。法師今必還轉。立成可驗。纔脫袈裟。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揚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便曰君爲題封。

若不屈膝斂手、自達無因、俯仰承迎、未閑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  
與其利十也、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盡容具述、仰度仁者、  
心居魔境、爲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細柳、何足關  
懷、頰似紅桃、詎能長久、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臥忘時、不免  
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者  
面焉、若論繾綣、則共氣共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  
照、安悟賣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爲豆火所焚、可惜  
明珠、乃受淤泥埋沒、弟子今日橫諮、必爲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  
訾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  
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  
之法、未加、何異金博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  
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  
更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遠、卽十數年中、決知惻

慙近卽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盡知遠及自誤自錯永棄  
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  
返去道不遙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無智遂爲愚者所迷  
類似阿難更爲魔之所嬈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凶豎般若之  
幢天曉自款若此言旨當卽便棄棄芻蕘若不會高懷幸停深怪  
耳

釋藏經九廣宏  
明集二十四

### 爲護軍長史王質移文

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圓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旌不反隻騎  
無還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墊仍歲蘊隆粒粟貴于隋  
珠分賸乏于齊鼎且氏羌旅拒已跨伊瀍胡羯憑陵方踰汾潞刺  
虎之勢時期卞生拾蚌之機彌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皎  
日豈惟風雨之日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賊華皎近日臨  
蕃有譴作牧無章旣懼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治兵楚夢

竊戴干戈、僞引西戎、共謀東夏、僞周遣其衛國公宇文直等、總統  
獯獫、爲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城、逆豎浮舟、同趣夏浦、王師艤  
棹、素在中流、羣帥爭驅、應時殲蕩、羌胡寶馬、縱橫七澤之中、荆楚  
樓船、彌滿三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皎擢自芻蕘、叨居蕃  
翰、情慙犬馬、罔顧恩靈、翻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諜、具彼鄰謀、  
乃授冬官、卽爲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之情、猶冀  
無失、魏文類聚五十八

移齊文

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懷慶悅、眷言鄰穆、深副情佇、夫  
天綱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  
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關、非厥英圖、殆難堪戮、況復洞庭遐曠、上食  
殷阜、西窮版屋、北罄檀廬、聲冠符姚、勢兼聰勒、唐蜀寶馬、彌山不  
窮、巴漢樓船、陵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暮、致行

明罰爲風爲火殪彼蒙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沈沙棄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譬睢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于是黑山叛邑諸城洞開白虜連羣投戈請命長沙鵬鳥靡復爲妖湘川石燕自然還儼克翦無算縲禽不貲欲計軍俘終難巧歷所獲其龍駒驥子百隊千羣更開苜蓿之園方廣駒駘之廄于是衛霍甘陳虬髯瞋目心馳塋路志飲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棄彼關中殷浩無能長茲羌賊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略鹽池爲齊胡而反侵地此政亦翦妖氛未窮巢窟便聞慶捷愧佩良深

藝文類聚五十八

### 檄周文

主上恭膺寶祚嗣奉瑤圖旣稟聖人之林兼富神武之略又安兆庶共靖戎華同戢干戈永銷鋒鏑況復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盤飧之惠年馳玉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庶彼懷

音微悟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翊從瀟湘空竭關壘荆梁左右漢河東西籲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愴滿堂百姓爲心彌切宸展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德茂勳高威著荆湘化聞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噓而定壽陽席捲江淮無淹弦望魏文類聚五十八

### 玉臺新詠序

夫凌雲臺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已珊瑚作枝珠簾已璚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留名巧笑楚王宮裏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敎弟兄協律生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塋簾雜引非關曹植傳鼓瑟于楊家得吹簫于秦女至若

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僊、關氏覽而遙妬、至如東鄰巧  
笑來侍寢于更衣、西子微顰、得橫陳于甲帳、陪游駸娑、騁纖腰于  
結風、長樂鸞鴛、奏新聲于度曲、妝鳴蟬之薄黛、照墜馬之垂鬟、反  
插金釧、橫捫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亦有  
嶺上僊童、分九魏帝、腰中寶鳳、授麻軒轅、金星將婺女爭華、扇月  
與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椽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  
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僊、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  
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呂天時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  
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  
之花、新製連篇、監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  
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旣而椒宮宛轉、  
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畫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餘、誰  
能理曲、優遊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纖腰



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  
歡盡于百嬌、爭博齊姬、心賞窮于六箸、無怡神于暇景、惟屬意于  
新詩、庶得代彼皋蘇、蠲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  
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于是然脂瞑寫、弄筆晨書、撰錄豔  
歌、凡爲十卷、曾無參于雅頌、亦靡溢于風人、涇渭之閒、若斯而已、  
于是麗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蠅屈之書、五色華箋、河  
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  
靈飛太甲、高擅玉函、鴻烈僊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旣  
終、朱鳥牕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縹緲、永對玩于書幃、  
長循環于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寶專黃老、金丹之  
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于魯殿、東儲甲館、流詠止于洞簫、  
變彼諸姬、聊同棄日、倚歎彤管、無或譏焉、

玉臺新詠宋本又見藝文類聚五十五文苑英華

皇太子臨辟雍頌

臣聞天大王大詳于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于文象之說、是曰大君革命、黔首所已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已生焉、咸由此道、制爲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世育德、昭被昆蟲、皇帝世膺下武、體資上德、握天鏡而授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耀彼重離、光茲七鬯、儀天曰行三善、儼極曰照四方、惟忠惟孝、自家刑國、乃武乃文、化成天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儀、衣冠準的、惟善爲樂、造次必儒、粵曰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宣、發論語題、攝齊升堂、摳衣卽席、對揚天人、開闢大訓、清言旣吐、精義入神、副德爰動、口音鋒起、問難泉涌、辨紛綸之異、定倫理之疑、玉振將鏘、雲浮雨布、介王奉繫聖蹤、馳辯秀出、信令張禹慙其師法、何晏忸其訓詁、穆穆焉洋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臣抑又聞之、魯頌聿興、史克宣其懿、晉雍大啟、王虞逞其詞、所已

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曰下才敢爲頌曰

皇運勃啟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旌南映積仁累德重明疊聖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肆崇儒肅成丹書貴道黃金賤籙洙泗興業闕里增榮

載文類聚三十八

太極殿銘

夫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貞固天居爽塏大寢尊嚴高應端門仰模營室歸于有德譬彼河圖傳我休明義同商鼎太極殿者法氏象元王者之位曰尊左平右城天子之堂爲貴往朝燬燼多歷年所世道隆平宜其休復監軍鄒子度啟稱卽日忽有一大梓柱從流來泊在後渚岸嵯峨容與若漢水之憊憊搖漾波濤似新亭之龍斜孤拔靈山允彰天貺昔梁氏承聖將圖繕修東虜窺江西胡犯躡定之方中亟興師旅揆之曰日輒有災故是知秦人所止實漢祖而爲宮吳都佳氣乃元皇而斯

宅千楹赫奕萬拱峻嶒植綠芰而動微風舒丹蓮而制流火甘泉  
遠望觀正殿之崢嶸函谷遙看美皇居之佳麗信可已齊三光而  
示宇宙會萬國而朝諸侯爰命微臣乃爲銘曰

雍時相望參差未央偃師迴顧崔嵬德場高捫太乙正睹瑤光峨  
峨靈柱赫赫流樟美矣宮室嘉哉今日御展垂旒當朝靖蹕樂備  
韶夏禮兼文質帝旅無諠王旗斯謐肅肅卿士邕邕丞弼漢坐雕  
屏周人檻櫺城隅有勒殿省皆銘況復皇寢宜昭國經方流典訓  
永樹天廷

藝文類聚六十二  
初學記二十四

後堂望美人山銘

高堂凝雨洛浦無洲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石是三侯陰  
逾地肺危鄰天柱禁苑斜通春人恆聚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  
妝臺諸窗竝開遙看已識試喚便迴豈如織女非秋不來

見文苑英華七百八  
十七曰爲庾信作

藝文類  
聚七又

麈尾銘

爰有妙物、窮茲巧制、員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絲垂、綿綿縷細、入  
貢宜吳、出先陪楚、壁懸石拜、帳中玉舉、既落天花、亦通神語、用動  
捨默、出處隨時、揚斯雅論、釋此繁疑、拂靜麈尾、引飾妙詞、誰云質  
賤、左右宜之、

藝文類聚  
六十九

四无畏寺刹下銘

皇帝升乾行于九五、闢世界于三千、神人開錦石之山、小國獻梅  
檀之柱、乃命將作、修成梵宮、複殿重軒、凌霄負漢、慈訓宮朝、文母  
協道、方祇鍾愛東平、更踰燕后、若夫外家問訊、遙疑緣構、御者衣  
服、曾無綵繡、咸傾寶飾、用構支提、僧若檀林、寺同祇苑、辭曰、

寶蓋王子、金輪託生、皇家茂戚、抑有齊名、業水餘潤、災風所驚、徒  
悲馬角、孰獻雞鳴、柰苑初榮、菴園重成、金臺日麗、玉殿雲平、梵眾  
朝禮、天歌夜清、峰疑畫壁、雀避彫楹、福履斯大、皇基永禎、眾生不

盡寶剎無傾

藝文類聚  
七十七

報德寺剎下銘

昔者明王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非煙流慶雲之色、然而嚴敬之道、惟事盡于配天、明發之懷、誠不過于饗帝、豈如已梵宮之樂、資乎廟堂、淨土之因、歸于圓寂、雖復青雲譙郡之境、碧泉春陵之鄉、上幼懷凝重、未曾遊陟、年將志學、卽事登庸、宣力淮淶、屬有嘉夢、其夢也畢陌弘敞、橋山屈盤、氣象靈長、風煙騰溥、使隊雙表、其高百尋、左則青龍蟠蜿、右則白虎蹲踞、軒轅之駕、譬婉婉而多慙、吳王之墳、狀眈眈而非擬、有人指其地云、此是國陵、自爾迄永定初、其間二十有餘年、至歲紀頻移、崇塋乃作、觀其山川形勢、王相徵圖、瞻拜高巒、宛如前夢、太矣哉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者與、銘曰、

壯矣金表、傍依墟垣、高連綵霓、極睇翔鶴、梵偈宵唱、雲花晝翻、三

心斷縛六道除怨趙夢天樂秦遊帝閭王靈在上巨勝奚論福彼羣品俱排大昏皇家七百於萬維孫藝文類聚七十七

陳文皇帝哀冊文

維天康元年太歲丙戌四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大行皇帝崩于有覺殿殯于太極之西階粵六月丙寅將遷于永寧陵禮也宮

車晚駕幄殿晨張旌銘

藝文類聚作惟

具列綽綽成行哀子嗣皇帝諱擗

蜃輅于丹陛攀龍帷于紫庭趨過窮于屏闕

藝文類聚作闕

拜慟感于明

靈東京飛其瑞露北陸實其祥星乃詔雲臺之史稽采咸池之曲

叶大雅于鳴金同藏書于羣玉其辭曰

若水傳帝薰風銜民重光所集世載于陳赫矣高祖愍哉上見蟬聯寶雷暉煥郊禋我皇誕聖應此家慶道主衢樽神凝懸鏡洛書天表河紀靈命納揆馳芳賓門流詠稽陰克伐震野勤王毫道增橫商風會昌言瞻少昊實狀藝文類聚作狀高陽效駕轡轡藝文類聚作駕彼轡轡

清宮未央歡覃兆庶德泊遐荒穆濟高寢上膳長樂肅肅承顏哀  
哀薦酌悼園恭儉章陵謙約大寶崇明無間魏文類聚作開改作纂武升  
歷遺憂實繁三湘九派沴氣雲昏力折天柱才傾地門甘泉夜照  
細柳朝屯谷魅山鬼橫流塞源赫赫英聲赳赳雄斷遞魏文類聚作通行  
天討無遺神算鬱掃江淮長驅巴漢九夷百越雷隨風煥北俘昆  
邪西戡伊軫荷負皇極劬勞庶幾勤民聽政具食宵衣服貴綈阜  
風移閭闔唐山罷奏濮水韜徽訪采狂狷搜敷仄微世感中孚民  
惟大畜外戶無閉高垣奚築降情儒雅凝懷庠塾御廡爲歡臨雍  
鞠肅禮兼三代樂備九成天資武德地照文明墨履魏文類聚作履斯在  
幪巾自清連珠合璧曜爽流精獸舞時豫禽歌頌平帝載維遠王  
靈維大候雨占風荒中海外憬彼鞮譯咸承冠帶是曰君臨斯爲  
交泰白環已貢魏文類聚作貢玄珪克貞東河佇揖北狄思征鉞斧將戒  
璵玞未鳴星淫去楚日沴悲荆億兆何暨穹貝遠傾嗚呼哀哉大



萬胼胝重華脂腊仰惟勞務同斯違憚吉

魏文類聚作發

夢無徵昭祈奚

益聽茂陵之鍾鼓抱喬陽之劬烏雖髣髴于宸儀終纏綿曰號擗

嗚呼哀哉三占已吉四海屋

魏文類聚作同

奔列贈天宇崩號帝閭千門

啟于閭闔萬乘警于靈輜槐風悲于輦道松雨思于郊原變旆動

而虛蹕宿衛靜而空尊嗚呼哀哉畢陌平夷流山蟠固紀無遷市

唐有通樹經白社之脩途迴青門之廣路思沛邑曰東臨懷周京

曰西顧嗚呼哀哉機神不測性道難稱充窮靡寄孺慕奚憑唯封

云亭之與禪父肅玉牒之與金繩揚英聲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

嗚呼哀哉

魏文類聚十四文苑英華八百三十五案今本有陳武帝即位告天文見陳書未定是徐陵作宜編入武帝

文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陳文卷十終

全陳文卷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陵

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

夫聖人至德。天道福謙。大哉堯舜。貽慶長遠。明兩之盛。中陽纂于  
蒙龍。百世之祀。皇家兆于鳴鳳。遠青丘于海北。應紫蓋于江南。帝  
系王基。重光累葉。高祖之建天柱。列聖之補地維。蕩蕩乎民無得  
而名焉者也。王資神昴緯。託曜房靈。體斯孝烈。不由師保。月生之  
對。曾何用于擬議。日近之言。無階于等級。封河東王加侍中。淑貌  
與金燧相宜。清顏與玉壺同照。授使持節。南徐州刺史。武羌旅拒。  
亭障遷移。沙草非長。廣之東。湖萊近荆門之北。王常譏庾翼。使白  
面之非才。深慕曹彰。歎黃鬚之爲可。火精不退。奚應善言。冰煙難  
消。徒持陰德。薨于沙鎮。時年十有七。追贈司空。加鼓吹班劍。諡曰

康簡王洛北占墳河南除道葭悲煙殿之聲劍動豐城之氣豈惟  
晉皇寵悼重琅邪之贈官魏后高文制蒼舒之哀誄

藝文類聚  
四十三

司空章昭達墓誌銘

周原膺膺佳氣葱葱王業攸興帝國斯盛在昔光武佐命鄴縣者  
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耆蕭相公台輔之量便著綺紈瑚璉之姿無  
待雕琢起家爲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山巨  
盜憑陵上國白水疆胡虔剽中夏公傾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皇  
儲累殲鯨寇屬幽風有象代邸方隆搜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  
略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竝震揚兵于九  
天之上決勝于千里之中殪彼羣兇皆無旋踵陳寶應志懷反叛  
客引周迪資其食力更事窺窬公奉詔崇朝飲冰將九前茅後勁  
步驟奔馳仍向甌閩珍其巢窟若夫鳴蛇之洞深谷隱于蒼天飛  
猿之嶺喬樹參于雲日宜越艇而登嶠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紛紜

震山風海，于是咸俘偽師，悉據高墉，爰泊滄溟，莫不懲又，旣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藩，斷艦戈船，親江淹漢，公纔聞羽檄，遽稟師期，馳襲荊鄆，應時燒蕩，方欲宣威龍濟，大討梁華，屬上將之韜光，逢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于軍幕，爾乃青烏拍墓，白鶴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旂熊軾，後乘龍輅，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饒同駟馬之曲，長安傳坐，恩禮盛于西京，襄陽墮淚，悲慟喧于南峴，魏文類聚四十

裴使君墓誌銘

君五音之侯，兼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箭，夜聳雲梯，燧象從奔，聯狼已合，于是嚴顏不撓，極咷諸戎，龐德高聲，肆言羣逆，胡夷總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刃相交，終荷溫生之節，每曰財輕，策籜義重，嵩衡割宅，宇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鮮雲藹藹，

披王安之衣、明月團圓、似班姬之扇、日帶花、已如笑、風鳴條而若歌、傷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逾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解醒、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密、莊公之誅、用愍相遺、藝文類聚五十

丹陽上庸路碑

臣聞在天成象、成池屬于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于四瀆、國險者固其金湯、儲蓄者因于轉漕、貨財爲禮、專俟會通、厥田爲上、皆資滲漑、大矣哉、坎德之爲用也、是曰握圖之主、財曰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邈矣高陽、爰重冥職、舜爲太尉、于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開華山于高掌、鑿靈沼于周原、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已濟民、有道稱皇、無爲曰帝、若夫雲雷草創、羽商黜夏之勳、鑄寶鼎于昆吾、安能紀勲、陳鳴鍾于豐岳、豈識掄揚、斯固名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運、大拯橫流、屈至道于汾陽、勞凝神于藐射、聖人作樂、簫韶倘已

成下祝哲  
王二字

九成、盡禮、春官總于三代、豈止金門、梓竹、玉尺、調鍾、公帶獻明堂  
之圖、匡衡建后土之議、若斯而已矣、天降丹鳥、既序孝經、河出應  
龍、乃弘周易、若夫固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不移  
漏刻、纔命口占、御紙風飛、天章海溢、皆紫庭黃竹之詞、晨露卿雲  
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歌、魏之三祖、空云詩賦、目爲彭老之教、終  
沒愛河、儒墨之宗、方離火宅、豈知五時八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  
妙典、雪山羅漢、爭造論門、驚嶺名僧、俱傳經藏、香象之力、特所未  
勝、秋兔之毫、書而莫盡、忠信爲寶、禳祈坱于白駒、明德惟馨、山川  
舍于騂犢、至如月離金虎、泥染石牛、蒼蔚朝興、滂沱晚注、而清蹕  
纔動、織羅不搖、高閑將臨、油雲自闔、陽烏馭日、寧懼武賁之功、飛  
雨蔽天、無待期門之蓋、震維舉德、非日尚年、若發居鄆、猶莊在漢、  
濤如白馬、既凝廣陵之江山、日金牛、用險梅湖之路、專州典郡、青  
嶷赤馬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脩梁、

乍擁節而長歌，乃撻金而鳴籟。斯實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者也。銘曰：

后王降德于眾兆民，高文象緯，妙義幾神。初學記作通神業冠遷夏，功踰

入秦。時惟大畜，出久。初學記作象及同人，慧。初學記作專兩方靈禪，枝獨春帝。

德惟厚，皇恩甚深。觀乎禹迹，見我堯心。初學記文類聚六十四又初學記二十四有銘詞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峯。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曰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曰竝咨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寓縣。至于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土問家。濮水盛其衣簪，滎波分其緒秩。仁義之道，夷門美于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于強漢。自通人許劭，託命于江湖。高士袁忠，寄身于交越。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



富擬于公侯。班例必于旌鼓。父光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鄉  
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  
武皇帝。迎河圖于溟泊。括地象于炎州。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  
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公  
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跪開黃石之書。高詠立池之野。沈吟梁甫。  
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華郊。久負伊生之歎。自羯虜侵華。羣蠻縱軼。  
後皋桂步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  
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既膺五聘。方啟六韜。率是驍徒。仍  
開嶺嶠。自大討瀟湘。同茲樊鄴。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我王師。受  
拘勅盜。大陳格于文祖。成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忠爲  
令德。天纂之謀。吳帳斯開。衛門無擁。雖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  
慶民歡。相倚匪若。卽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  
尤于馮異。穆公深禮于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

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曰：陶唐啟國，致玉版于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于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締構權輿，斷鼉之功相半。固曰英聲馳于海外，信義感于寰中。主器攸歸，當璧斯在。公于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曰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于軫轡，奉符駕于中都，七廟之基于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授司空、公南徐州刺史。于是鎮之曰清靜，安之曰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杵，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鴈始轉，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竟鳴機杼，或嘯拜靈祝，躬瞻舞雲。去駕擁于風塵，還旌阻于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采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轅，躬親辯決，立受符于前案，無留諾于後曹。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曰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平之花

于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曰

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綿天慘沴浹地虔劉赫矣高祖爰清國讎元勳佐命力牧封侯亦旣旋歸邦家有暉宮亭蠡浦奮翅高飛雷卷勁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來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謂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爲暴機槍斯舉喋喋蒼黎危危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平爰驅犬旆寶翦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羌卷介赤狄迴兵蹈舞難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玄山移兩越海變三田公爲上相復倍斯年

蘇文類聚五十二

廣州刺史歐陽頔德政碑

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諸皇于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于九世廣陵邕邕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鶉火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

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爲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棄  
榮祿易簣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貲巨萬富擬猗  
頓裁變槐榆竝貶宗族南次大麓北眺清湘得性于橘洲之閒披  
書于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橫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既而帝  
啟黃樞神亡赤伏天地崩霄川冢沸騰羣悍酋豪更爲禍亂朝披  
羽檄夜炤燿烽浴鐵蔽于山原撻金駭于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  
胡牀勁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旣散駕棒將揮咸剋凶渠已保衡  
服常曰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于膏肓殷憂獨其撫心不治  
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越后自禹珪旣錫堯王已傳物變  
謳謠風移簞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閒蘇子猶其狂  
哭況番禺連帥實訓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梁鼎曰公威名本重逼  
統前軍乾數難違剝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卽訓皇家  
深弘朝紀檻車才至輿櫬已焚祝史祇于夷吾壇場延于井伯綱

繆安樂造次許謀。爰珥豐貂。允光金螭。但入桂之士。蠻夷不賓。九  
疑之陽。兵凶歲積。已公昔在衡臬。深留風愛。仁恩可已。懷猛獸威。  
名可已懼。啼兒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已  
削國。屈啟筮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江河。三改璇衡。苞羅湘峽。昔  
中宗屈申于處仲。高祖遺恨于平城。漢武承基。方通沙塞。晉明紹  
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  
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分  
地。火耕水耨。彌亘原野。賊盜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  
新垣既築。外戶無扃。脂脯豪家。鍾鼎爲樂。揚祛洒汗。振雨流風。市  
有千金之租。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備啟丹誠。乞  
于大路康莊。式刊豐珍。庶樊鄕寶鼎。復述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  
紀征南之德。于是跪開黃素。爰登紫泥。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  
庸臣爲其銘曰。

赫赫宗陳、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崇  
高惟岳、貺甫生申、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悠悠銅界、藐藐金鄰、莫遠  
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式歌式舞、仁哉至仁、公其饗  
福、於萬斯春、魏文類聚五十二

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

若夫睢陵世傳、已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  
獻、光啟中興、郭莖表其深源、何籌慙其遠慶、豈惟桓氏之鳴玉、張  
家之珥貂、袁姓之朱衣、揚宗之華轂、又有攸飛遮列、班弓夾門、濯  
龍俯望、緹騎盈道、奕世如此、何其盛哉、君曰藍田美玉、大海明珠、  
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風神雅淡、識量寬和、既有崔瑗之  
鬚眉、非無鄭玄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風、勢利  
無擾于胸襟、行藏不概于懷抱、家門雍睦、孝友爲風、上交不諂、下  
交不瀆、脫貂救厄、情靡矜吝、釋馬窮途、唯濟危殆、至于網羅圖籍、

脂粉藝文學、佔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出爲仁武將軍晉陵太守、五雞三彘、勤卹有方、問羊知馬、鉤距兼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用殷阜、銘曰、

康哉寶運、美矣良臣、渭自澧水、源于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爲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聯、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天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旣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魏文類聚五十二

齊國宋司徒寺碑

無色之外、方爲化城、非想之中、猶稱火宅、若夫眾生無盡、世界無窮、芬若披蓮、遠如散墨、善才童子、南行未窺、目連沙門、北遊不見、一一剎土、皆由業緣、萬萬僧祇、終非常樂、天官塞座、猶傾四大之風、魔殿崔嵬、終懼三災之火、朱樓寶塔、輝煥爭華、旣義囑中土、道

流遐域顯默同歸華夷俱慕自枕石瀨流始終一槩悟智交養三十餘年春秋八十三古人云道存人忘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徽之緬邈傷諮悟之永滅敢曰淺見揚德金石銘曰

九流依真三乘歸佛道住絕迹慈還接物孰是發蒙昭我慧日攝亂已定闢邪已律秦皇感悟蔽理通情王孫徧解遠死滯生夫子之悟萬劫獨明寒暑遞易悲欣舉壤秋蓬四轉春鴻互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

茲文類聚七十六

東陽雙林寺傳大士碑

夫至人無己屈體申教聖人無名顯用藏跡故維摩詰降同長者之儀文殊師利或現儒生之像是河嶽供之旅王城迦眾之端抑號居士時爲善宿大經所說當轉法輪大品之言皆紹尊位斯則神通應化不可思議者乎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傳大士者卽其縣人也昔歲谿蘊德渭浦呈祥天賜殷宗誕興元祖景侯佐命樊



滕是埽介子揚名甘陳爲伍東京世載西晉重光惟是良家降神  
攸託若如本生本行或示緣起子長子雲自敘元系則云補處菩  
薩仰嗣釋迦法王眞子是號彌勒雖三會濟濟華林之道未孚千  
尺巖巖穰佳之化猶遠但分身世界濟度羣生機有殊源應無恒  
質自敘因緣大宗如此案停水經云觀世音菩薩有五百身在此  
閻浮提地示同凡品教化眾生彌勒菩薩亦有五百身在閻浮提  
種種示現利益眾生故其本迹難得而詳言者也爾其蒸蒸大孝  
肅肅惟恭厥行已禮教爲宗其言曰忠信爲本加已風神爽朗氣  
調清高流化親朋善和紛諍豈惟更盈毀璧宜僚下九而已哉至  
于王戎吏部鄧禹司徒同此時年有懷棲遁仍隱居松山雙林寺  
棄捨恩愛非梁鴻之竝遊拜辭親老如蘇耽之永別自修禪遠望  
藝文類聚絕粒長齋非服流霞若餐朝沆太守王休言其詭詐乃  
作遠謔使邦佐幽諸後曹迄至兼旬曾無假食于是州鄉媿伏遠邇歸依

迹迹山林、肆行蘭若、又自敘云、七佛如來、十方竝現、釋尊摩頂、願受深法、每至健超應吼法鼓、裁鳴空界神仙、共來行道、其外人所見者、拳握之內、或吐異香、胸臆之間、乍表金色、時有信安縣比丘僧、與其同類、遠來觀化、未及祇肅、忽見大士身長丈餘、朔等驚慙、相趨禮拜、虔恭既畢、更覩常形、又有比丘智總、優婆夷錢滿、願等、伏膺累載、頻覩異儀、或見腳長二尺、指長五寸餘、兩眼光明、雙瞳照耀、皆爲金色、竝若金錢、譬李老而相侔、同周文而等狀、姜嫄所履、天步可曰爲壽、河流大展、神足宜其相比、支郎之彥、旣恥黃精、瞿曇之師、有慚青目、旣而四空妙定、薰脩已成、八解明心、莊嚴斯滿、時還鄉黨、化度鄉親、俱識還源、竝知迴向、或立捨鬚髮、如聞善來、大傾財寶、同脩淨福、大士薰禪所憩、獨在高巖、爰挺嘉木、是名構樹、擢本相對、似雙槐于峽門、合幹成陰、類雙桐于空井、厥體貞勁、無爽大年、置霜停雪、寒暑葱萃、信可曰方諸堅固、譬彼娑羅

既見守于神龍、將爲疑于變鶴、乃于山根嶺下、創造伽藍、因此高柯、故名雙休寺矣。大士亦還其里舍、貨貿妻兒、營締支提、繕寫尊法、嘗已聚沙畫地、皆成圖果、芥子菴羅、無疑褊陋、乃起九層塼塔、形相巋然、六時虔拜、巡繞斯託。又曰大乘方等靈藥寶珠、眷言山谷、希得傳寫、龍鄉思其曉照、象駕乏其流通、復造五時經典、千有餘卷、與夫鬻子而葬、同其至誠、嫁妻而隱、無殊高節、若寄搏妙、如因賣花、共指菩提、方成親眷、至于一相無相之懷、虛己虛心之德、化雞在幃、方推理于自然、毒蛇傷體、終無擾于深定、門徒肅肅、學侶誦誦、通被慈悲、義無偏黨、大通元年、縣中長宿傅普通等一百人、詣縣令范胥、連名薦述、又曰中大通四年、縣中豪傑傅德宣等、道俗三百人、詣縣令蕭詡、具陳德業、夫曰連城之寶、照撫之珍、野老怪而相捐、工人迷而不識、胥等體有流俗、才無鑒真、亟欲騰開、終成虧怠、梁高祖武皇帝、紹隆三寶、弘濟四生、迹冠優填、神高仙

豫夫已陳蕃靜室猶懷天下之心伊尹躬耕思弘聖王之道況我有慧日明炬如風寶市濟是沈舟能升彼岸固宜光宣正法影響人王者乎于是已中大通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傅暉出都致書高祖其辭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已虛懷爲本不著爲宗妄想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已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已護養眾生勝殘去殺管令百姓俱稟六齋夫已四海之君萬邦之主預居王土莫不祇肅爾時國師智者法師與名德諸僧等言辭謹敬多乖釋伽之書文牒畢恭翻豫山公之啟大士牟非長老位匪沙門通疏乘輿過無虔恪京都道俗莫不嗟疑雖至都投太樂令何昌竝有弘誓誓在御路燒其左手已此因緣希當開達昌已此書呈同泰寺僧皓法師師眾所知識名稱皆聞見書隨喜勸已呈奏皇心歡悅遣遣招迎來謁宸闈詠論經典同

秦寺前臨北闕密邇南宮仍請安居備諸資給後徙居鍾山之下  
定休寺遊巖倚樹宴坐經行京洛名僧學徒雲聚莫不提函負裘  
問慧豁禪居蔭高松臥依盤石于是四敞之中恒沍甘露六旬之  
內常雨天洒豈非神仙影響示現祇祥者乎帝于華林園重雲殿  
自開講三慧般若經窮須臾之所問御法勝之高堂百千龍像圍  
繞餐聽黑貂朱紱王侯滿筵國華民秀公卿連席乃令大士獨楊  
對揚天展并遣傳詔及宣傳左右四人接受言論爾時納揆之于  
臺內司隸之在殿中杜預還朝馬防親貴舊儀懸席皆等庶僚已  
大士絕世通人故加其殊禮矣及玉輦升殿雲蹕在階晏然箕坐  
曾不山立憲司譏問愈覺凝跼但荅云法地若動則一切法不安  
應對言語皆爲爽異昔漢皇受道樂大不臣魏祖優賢揚叟如客  
河上之老輕舉臨于孝文嚴子之高閑臥加于光武魏文類聚作臺下之人高  
尚加于方其古烈信可爲儔帝又于壽光殿獨延大士講論立隨

言無重頌、句備伽佉、音會宮商、義兼華藻、豈惟寶積、獻蓋文成、七  
言、釋子彈琴、歌爲千偈而已、固非論經于白虎之殿、應詔于金馬  
之門、說義雲臺、受釐宣室、可同年而語哉、自火運將終、民無先覺、  
雖復五湖內鼎、蒼鷺之兆未萌、四海橫流、夷羊之牧匪現、大士天  
眼所照、預覩未來、摩掌之明、夙鑒時禍、哀羣生之版蕩、泣世道之  
崩淪、救苦爲懷、大悲爲病、誓欲虛中閉氣、識食爲齋、非服名香、但  
資禪悅、方乃燒其苦器、製造華燈、願曰此一光明、遍照十方佛土、  
勸請調御、常住世間、救現在之兵災、除當來之苦集、于是學眾悲  
號、山門踊叫、弟子居士、徐音拔潘、普成等九人、求輸已命、願代宗  
師、其中或截耳而刊鼻、或焚臂而燒手、善財童子、重觀知識、忍辱  
倦人、是馮相輩、大士乃延其教化、更住閻浮、弘訓門人、備行眾善、  
于是弟子居士、范難陀、弟子比丘法曠、弟子優婆夷服比丘、各在  
山林、燒身現滅、次有比丘寶月等二人、窮身繫索、挂錠爲鎖、次有

比丘慧海菩提等八人燒指供養。次有比丘尼曇展慧光法織等四十九人行不食齋法。次有比丘僧拔慧品等六十二人割耳出血用和名香奉依師教。並在碑陰書其名品。夫二儀大德所貴曰生六趣合靈所重唯命。雖復夢幻影響同歸摩滅。愛使迷情唯貪長久。自非善巧方便。漚和含羅。照已慈鑑。沾其妙藥。豈或捨不費之軀。而能行希有之事。若令割身奉鬼。聞半偈于涅槃。賣髓祠天。能供養十般若。理當剝心靡吝。擢骨無疑者乎。大士小學之年。不遊蠻舍。大成之德。自通墳典。安禪合掌。說偈論經。滴海未盡其書。藏文難聚懸河不窮其義。作其辭前後講維摩思益經等。比丘智瓚傳習受持。所應度者。化緣既畢。已太建元年。朱明始獻。奄然右臥。將歸大空。二旬初滿。三心是滅。爾時隆暑。便已赫曦。屈伸如常。溫暖無異。洗浴究竟。扶坐著衣。色貌敷渝。光彩鮮潔。爰經信次。宛如平生。烏傷縣令陳鍾者。即往臨赴。猶復反手傳香。皆如疇昔。若此神變。

無聞前古、雖復青牛道士、白馬先生、便遁形骸、本慚希企、若其滅  
定無想、彈指而石壁已開、法王在殯、中足而金棺猶啟、非斯矣、莫  
與爲儔、遺誠于雙林山頂、如法燒身、一分舍利、起塔于塚、一分舍  
利、起塔在山、又造彌勒像二軀、置此雙塔、莫移我眠牀、當取法猛  
上人、織成彌勒像、永安牀上、寄此尊儀、已標形相也、于是門徒巨  
痛、遂爽遺言、用震旦之常儀、乖閣維之舊法、四部皆集、悲同白車、  
七衆攀號、哀踰青樹、弟子比丘法璿、菩提智瓚等、已爲伯陽之德、  
貞極紀于賴鄉、仲尼之道、高碑誓于魯縣、亦有揚雄弟子、鄭玄門  
人、俱述清猷、載刊玄石、于是祈聞兩觀、冒涉三江、爰降絲綸、克成  
豐琰、陵雖不敏、夙仰高風、輕課庸音、乃爲銘曰、

大矣權迹、勞哉赴時、或現商主、聊爲國師、卑同巧匠、屈示良醫、猗  
歟開土、類此難思、當來解脫、克紹迦維、妙道猶祕、機緣未適、弗降  
雞頭、靈開狼迹、北地爰徙、東山攸宅、族貴泥陽、宗分蘭石、莫測其



本徒觀其迹、邈有蒲寒、心冥世雄、明宣苦苦、妙鑒空空、汲引三界、行藏六通、爰初隱逸、安處林叢、食等餐露、齋疑服風、敬禮珍塔、歸依靈像、未若天尊、躬臨方丈、慧炬常照、慈燈斯朗、釋梵天僊、晨昏來往、濟濟行法、洗洗談講、德秀臧丈、風高廣成、來儀上國、抗禮承明、妙辯無机、深言不生、撞鍾比說、擊鼓慚英、樂論天口、誰其與京、乍現僊掌、爰標神足、色豔沈檀、香踰薝蔔、我有邊際、隨機延促、誓毀身城、當開心獄、忽示泡影、俄如風燭、嗷嗷門人、承師若親、靈焚軟慙、弗燎香薪、合窟爲窆、方墳已堙、須彌據海、變炭揚塵、淨土無壞、靈儀自眞、何時湧塔、復覩全身、藝文類聚七十六

孝義寺碑

臣聞道階八地、猶見后妃、願生千佛、無匪聖賢、汲引之義、雖同、隨機之感、非一、至如媯汭、有禮皇源、所曰前興、周女斯歸、陳宗所曰流慶、大矣哉、神基帝系、淑聖重光者也、慈訓太后、德佐初九、道暉

上六居天上天中之極處太任太姒之尊蘋藻之化斯深葛覃之  
風彌遠皇帝膺茲上聖契彼援神愛敬在乎一人德教刑乎四海  
是日明星皎皎流半月之光甘露團團灑如飴之味嘉禾自秀浪  
井恆清天降徵祥日聞書府自大明紹運神武應期至道傍通無  
思不格戊己校尉西關玉門伏波將軍南表銅柱方使三千世界  
百億須彌同望飛輪共稟玄德天嘉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旨仰  
惟聖德方彼兆民乃敕有司改東成里爲孝義里昔岱山徙號重  
華著其受終德水移名秦人表其嘉運豈若盡在輿地書茲里門  
仰述天經光臨父母臣陵稽首乃作銘曰

願此良因宜資貴親三乘竝策四梵爲賓紺殿安坐蓮花養神燈  
前禮佛地後邊身竝濟含識咸歸至真國家隆盛同饗遐慶謹勒  
豐碑陳其舞詠

藝文類聚七十七

案鄭延慶湖錄金石考云張

善淵彌深窮地

又引碑云八絕之技依

然又引碑云窮深細排今此碑無此數語

長干寺眾食碑

昔炎皇肇訓稷正修官信矣民天之言誠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安住于大般涅槃行在真空深入于無爲般若則菩薩應化咸同色身諸佛淨土皆爲揣食證常住者爰訖乳糜補尊位者猶假香飯亦有三心未滅七反餘生應會天宮就齋龍海沉復纔居地轉咸憩珠庭固已皆種仙禾竝資靈粟者矣法師常願已智慧火燒煩惱薪普施眾生同滄甘露況復安居自恣願學高年或次第于王城猶棲遑于貧里迦留乞甦苦用神通須提請飯致貽詞貲于是思營眾業願造坊廚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濟濟無勞四輩之類高廩峩峩恆有千食之備其外鐵市銅街青樓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儲轉眾法師善巧方便漚和含羅教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不雨瓠水揚波猶厭稻粱永無飢乏加已五鹽具足七菜芳輒麤類天廚

果同香樹、羹鼎之大、殷王未逢、糜踐之深、齊都非擬、昆吾在次、皆鳴鶯嶺之鍾、陽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載文類聚七十七

天台山館徐則法師碑

夫海水揚塵、幾千年而可見、天衣拂石、幾萬歲而應平、至人者、譬彼晨昏、方乎晷刻、固非俗士之所能言、寰中之所能量者也、至如不死之草、猶稱南裔、長生之樹、尚挺西崑、百紀遊龜、皆登蓮葉、千齡壽鶴、或舞松枝、假矣生民、何其天脆、譬彼風電、同諸泡沫、珠火之歎、聞諸往賢、逝水之悲、嗟乎前聖、樵人看博、信未始乎淹留、仙客彈琴、固不移于俄頃、然而子孫皆其數世、鄉黨咸爲草萊、是已志士名賢、飄然長駕、驟擅榮利、歷穢風塵、服冕乘軒、其猶桎梏、朱庭紫閣、事甚籠樊、隱淪巖洞、冷餌芝髓、忽矣身輕、俄然羽化、金繩玉版、受謁帝之符、龍駕霓裳、處僊宮之錄、法師蕭然道氣、卓矣僊木、千仞孤標、萬頃無垠、所已伊川控鶴、葉縣乘鳧、靈化無方、去還

斯在銘曰

來去三島賓遊二童然香雨上擊磬雲中玉粒雖輒金膏未鎔方  
流道業濟彼昏蒙

魏文類聚  
卷七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廣西王毓藻校刊